

市长候选人的

恋情

木 青 著



北京文星出版社

市长候选人的恋情

木青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解放路四十六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原平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9.125 字数：130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1,490册

ISBN 7-5378-0087-1

I·84 定价：2.90元



目 录

木青和他的恋情(代序).....	(1)
------------------	-------

序	(1)
---------	-------

第一章 酸甜的梅子.....	(3)
----------------	-------

第二章 既要爱情又要工作的“老总”	(21)
-------------------	--------

第三章 枝节重生.....	(36)
---------------	--------

第四章 爱的凝聚力.....	(47)
----------------	--------

第五章 令蓝广不安的信任.....	(57)
-------------------	--------

第六章 妹妹与姐姐.....	(68)
----------------	--------

第七章 “远征队”开拔.....	(81)
------------------	--------

第八章 深圳, 神奇的地方.....	(98)
--------------------	--------

第九章 不期而遇.....	(122)
---------------	---------

第十章 梅梅汇入热流之中.....	(143)
-------------------	---------

第十一章 台历上的秘密.....	(160)
------------------	---------

第十二章 风云突变, 最后一次打击.....	(173)
------------------------	---------

第十三章 梅梅突然成了主角.....	(188)
--------------------	---------

第十四章 局长的精明.....	(210)
-----------------	---------

第十五章 都是局外人..... (235)

第十六章 路的交响..... (255)

序

在市人代会换届的最后一年，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并通过市人才开发公司，本着改革之年的改革精神，争取一项既大胆又开明的作法——民选正副市长、各局局长。当然，民选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进行，不会因此而乱套，更不会把阶级敌人选上去。

由于社会的进步，“开放”带来的思想飞跃，人们对城市建筑、绿化、街道，以及文体设施等等，都愈加关心。那封建而愚昧的生活方式已被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所厌弃，已经或正在进历史博物馆，因而，在民选正副市长中，市民们十分渴望选上一位精通市政建设，又能精通现代文明管理的能干市长。倘能实现，至少在其任职期间，老百姓就会获得某些看得见的实惠。这种渴望与担心，绝非没有根据。在以往的历届市长中

(所谓“人大”选举，实则指定)，常常是说得
好听，办得不力。就连居民区的一个臭水洼、自
来水管道长年漏水这样极易解决的事，也是一拖
几年不得解决。现在形势大变，据说以后的市长
专管市民的衣、食、住、行、玩乐……不管这种
说法具有多少可靠性，反正年轻人首先大鼓其
掌，说“这回可好了，玩命地干，拼命地玩，再
不抓咱的长头发，剪咱的肥腿儿裤子了，还兴跳
迪斯科……”

有人却说这仍然是“低标准”，不过纵然是
低标准，年轻人也满足了，因为落后惯了，给点
儿“现代化”就知足了。

那么，这位正副市长的人选是否有了目标？
也许有，也许没有，这可是绝密，否则又会造成
一种虚假感，搞形式，走过场之感。另外，也不
能把现实想得太好，毕竟有那么一些见别人升官
眼气，千方百计制造点麻烦，最好整垮对方才好
的人。所以，来个大撒网，让市民品评、挑选；
有居高临下观察的，有平时接触了解的……想
来，此种作法当是最民主的了吧？仿佛一顶顶乌
纱帽在空中旋转，最后看落到谁的头上。

第一章 酸甜的梅子

黄昏时分，倒过来说的故事

盛夏的黄昏，对劳累一天的人们来说，是个乘凉扯皮的“黄金时间”。

自命清高的音乐学院学生们，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自由的缝隙”。白天没工夫争论的问题，往往会在这时来个总爆发。用句犯忌讳的词儿说，就是“思想大泛滥”。其议论的主题和电影院上映的片子一样，不断变换。近日因“轻音乐理论讨论会”正在召开，于是从会上传来的各种观点、信息，便成了学生们“大动干戈”的论题。

什么轻音乐的门不可大开，要学吹洞箫，按着点儿慢慢吹；什么群众的胃口是填不满的井，永远满足不了，一派胡言！要开门就大敞开口，

何必半开半掩，羞羞答答，要相信人民群众，不要叶公好龙！

“李谷一唱法有什么不好！迪斯科音乐有什么不好！要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个就出现了裂痕，那这个专政也太脆弱了。”

“要说歌星唱法最受欢迎，那还要音乐学院声乐系干什么？全凭娘胎带来的一副好嗓子唱去呗！”

“没听说国际比赛有比歌星唱《乡间小路》的，还是要比美声唱法《蝴蝶夫人》、《茶花女》选曲！”……

每人都有一张嘴，都有说话的权利，没人统一，也不必统一。

……

琴房二楼顶头一间，归钢琴系年轻助教朱梅梅所有，虽不满十平方米，却具有教室、练琴房、宿舍三种用处，在这喧闹的黄昏时分，这儿，算是一块安静的绿洲。

人所共知，文静，漂亮，进取心特强的朱梅梅，是个不幸的人，前年末，刚结婚不到半年的丈夫因车祸而死。这一向，那过去追求过她的，以至此后又涌现出来的新的追求者，都曾通过各

种不同手段向她明的、暗的表示过爱慕之情，但均被她断然拒绝，她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

去年，也是树梢开始泛绿，背阴地方的残雪，冰碴渐渐消融的时候，大姐夫——市城建局长刘东辉，领来位黝黑脸，修长个子，很有些男子气的中年人。当时她因抄谱子，屋里只亮着台灯。猛然抬头看门口，眼睛不适应，一片模糊。刘东辉当干部当惯了，说话总是大吵大嚷，嘻嘻哈哈：

“梅梅，我给你领个客人来，欢不欢迎啊？”

其实这也是拿腔作调演戏，在此之前，姐姐、姐夫就已正儿八经地跟她说过这位市政建设工程公司总工程师蓝广同志了。自然情况是：年龄四十六——比她大十五岁，为人厚道，有学问。1959年从苏联留学回来，领导一个大型工程建设，因对大跃进说过不合潮流的话，被后补成“右派”。当“右派”期间，不甘白耗光阴，除俄语外，又自学了日、英、德、法四种语言。姐姐、姐夫还特别强调：“蓝广是个老跑腿子，连女人手都没摸过。”记得当时她并没表示愿意意见，怎么今日个竟领“家”来了！她感到惊讶和不满。

“坐吧！”她身不由己地站起，冷冷地说。这间小屋，除床可坐外，再就是钢琴专用的箱式坐凳。

刘东晖面对这小得转不开身的琴房，又开怀笑道：“得得，这可怎么坐呀，你们谈，我走。”推开门，又扔下一句，“当官有什么好，晚上还得工作……”谁知他这话是真还是假。

蓝广依旧双手插在呢大衣口袋里，呆立一旁，好象在静观她的反应。她奇怪地瞥他一眼：

“坐呀！”不料这一眼，竟永远地刻在了她心里，留下了双重的印象：脑门儿上的抬头纹，象刀割一般深；然而一双晶亮的眼睛却充满了智慧和热情。他没一般求爱者那种拘谨、做作，以及表白和讨好。半天，才移步坐到钢琴凳上，双手依旧插在大衣口袋里。

“看起来你并不真欢迎我来。”这是他进屋后的第一句话。

“不是不欢迎，而是不喜欢这种尴尬的介绍。”她说。

可以想象，今天这事若让自命清高的音乐学院师生知道，定会又是议论的话题，而且会变奏出许多调调儿来。

“不过我倒很高兴认识你。青少年时，我也很喜欢音乐，尤其在苏联留学那会儿，我被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迷住了……”他唱了头两个乐句，“第一乐章的主题思想是‘命运的敲门声’，体现了作曲家一生与命运搏斗的思想……请原谅，我这可是班门弄斧了”。

她笑笑：“您说得很对，这几乎是书上的原文。”

他头一歪，脸上刚刚浮现出来的一丝笑意又没了：“你不会以为我是在卖弄和编造吧？”

“不会，别误会，我是说您讲得很准确。”

又说了些别的，他便很有礼貌地走了。

他给她的印象是沉稳而踏实，不象许多现代青年那样令人不放心。

这便是朱梅梅和蓝广的第一次见面。可用这样两句概括：印象颇为深刻，但感情却是淡淡的。梅梅甚至认为姐姐、姐夫在开她的玩笑，残忍的玩笑，凭她梅梅，怎么会找这样一个既老又无共同语言的人呢！同时，也足见姐姐、姐夫并不了解她。

时间的灰尘可以掩埋记忆。

半年后，蓝广的形象在朱梅梅脑海里消失了。这也许和大多数不成功的“介绍”一样，自消自灭拉倒。姐姐、姐夫没再提过了——真象开了一次蹩脚的玩笑；蓝某人也没再踏进她这不满十平方米的小屋。

初夏，一个风吹树叶哗哗响的月夜，她去看姐姐，但听客厅里大吵大嚷的，几个生疏的嗓音似乎在为“打进深圳”争辩不休，一个语音带共鸣的中音，显然占据主动，常常搬出些数据质问对方。渐渐，她听得有点耳熟了。谁？莫非是他？

“姐，这说话的人叫什么？”

“蓝广，你忘了？曾经……”体态已渐臃肿，现任区委组织部长的姐姐，刚说半句话，看她一眼，又停了。许是姐姐意识到这种半截话反会给人模棱两可的感觉，于是索性把话说白了，“曾经给你介绍过，那是你姐夫心血来潮干的蠢事。实在是异想天开，你说是不是？算了算了，权当没这回事……”

客厅里的人散了，她也觉得时间不早，该走了。出门不远，恰跟身着西服的蓝广碰上，蓝广象见了老朋友那样自然：“嘿，巧了，怎么在这

儿见到了你，骄傲的公主？”

她脸上感到有点发热，心也“怦怦”跳得挺急：这个人，说她什么？骄傲的……公主？她有些心慌，不知该称对方什么，老蓝？蓝广？蓝广叔叔？半天才憋出一句：“干嘛讽刺人，我看你才是……骄傲的老总！”

蓝广开怀地笑起来，完全不顾及夜路上行人的观看：“好好，我是骄傲的老总，你是骄傲的公主。人活在世上，总得有点骄傲嘛，这叫尊严和自信，你说是不是？”不等梅梅作出反应，他继续说，“如果你高兴的话，我送你回学校，如何？”

“……嗯！”梅梅这声音很轻，轻到了只可意会的程度。面对蓝广这诚挚的要求，她无法说出“不”字来。

“刚才我跟你姐夫说话你听见了？”

“我就在隔壁，没法听不见。”

“我说话好激动，这是毛病，怎么下决心也改不了。”

“白当右派了……”梅梅“扑哧”笑了，“不过我并不认为好激动是坏事，要是人没有一点血性，那反而是很糟的。”

.....

好象不大一会儿，他们就到了音乐学院门口。蓝广这会儿正儿八经地把手伸给了梅梅：

“再见！”

“再见！”梅梅随口应道。她原以为蓝广还会在“骄傲的公主”上作作文章，提出下次再见面的要求，然而蓝广什么也没说，只是歪脖子笑笑，走了。不知怎么，这时梅梅反倒有点若有所失的感觉，她想请蓝广到琴房坐坐，又怕黑灯瞎火惹出闲话；还想寒暄一句“再来玩儿”的话，又怕蓝广疑惑她在暗示什么。结果，她思来想去什么也没说。其实，懵懵懂懂的她，此时正往“别处”想呢。她转过身，刚要往校门里走，忽地想起一件本来就想请蓝广帮助的事，因没得机会，再加不好意思张口，所以才拖至今日。不久前，学校进口一批外国乐谱，上面除标着国际通用的符号用语外，还有不少外文，其中有日文、英文、德文、法文等，个别老师有懂的，但也顶多是其中一种。而她为了更快地把这些乐谱运用到教学上，极想翻译过来。现在，会五种文字的蓝广就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她是叫他回来还是不叫他回来？这么踌躇间，蓝广走远了。她恨自

已太没用，太不开朗。

第二天，她鼓了鼓勇气，给蓝广写了一封信，信文极其干巴，近乎命令：

“我想请您翻译几种外国乐谱说明，不知肯否……”

按着本市信件往返的时间，她估计蓝广很快会作出回答：行，还是不行。可是三天过去了，仍音信皆无。应该说，她这不是一般的“求助”，内里还隐藏着一个看不见的试探信号，因此，她焦急异常，想出种种蓝广不作答的原因。这时，她又恨起自己来，难怪蓝广说她是骄傲的公主，怎么不是呢？人家登门求亲，你拉长脸，连个笑容都没有，还说人家讲贝多芬近乎背书，这叫什么话！第二次人家主动送你，你连请人家进屋坐会儿都不，好象天底下数你最高贵！这，说得过去吗？她真的恨自己哩。

好象是发信后的第四个早晨，她还没起床，就听有人敲门，她赶紧穿上裙子，拢拢头发，蹬上高跟红拖鞋去开门。她万没想到，穿西服、打领带、裹一股早晨清新气息的蓝广，竟出现在她面前。

“快把谱子给我。”蓝广站在门外，伸出手

道。一副着急的样子。

“干嘛这么急，快进来！”梅梅再也不矜持了，闪开身子，往里让道。

蓝广下意识地瞅瞅窗外，略一迟疑，还是走了进来。

梅梅两手象无处放似的，低头在屋内转了转，似自言自语道：“怎么这么长时间才来，求你一件事真难……”

“生气啦？”蓝广不经让，自己坐到了钢琴凳子上。

梅梅背过脸去“嗯”了一声。

“别生气。”蓝广重又站起来，“梅梅，你真想象不出我有多忙，每天忙到深夜，那时想来又不方便了。你看，现在还有车在外边等我。”

梅梅一听外边还有车等他，心中的疑团和不满顿时消散，立刻转过身，吃吃地说：“那……你还有时间翻译吗？”

蓝广笑笑，敞开西服，两手叉腰：“没时间也得想法挤呀，不然，人家又该不高兴了……”

“谁不高兴呀！”梅梅脸忽地红到脖子根儿。

“快把谱子给我吧。”

“那……我把谱子给你送上车。”梅梅把一

大摞早已包好的乐谱，吃力地抱起来，往门口走，“别太急，抽空儿翻就成……注意身体……”

“给我吧。”蓝广从梅梅怀里夺过乐谱，走出门，跑下楼梯。梅梅紧跟身后，这会儿，她已顾不得周围那些专盯别人行动的眼睛了。

蓝广钻进车门，向跟来的梅梅招招手：“再见！”

“再……”跟头几天晚上告别时的情形不同，今天梅梅第一次感到蓝广这句道别的话过分简单了，似乎还应说些别的；然而，没等她说出再见的“见”字，车已开跑了。“这个汽车司机，真不懂情理！”梅梅心里这样嘀咕。

这不知不觉间升起的感情温度，使梅梅那颗轻易热不起来的心，感到了明显的暖意，她开始有了一丝希望了解蓝广的欲望。比方，精明能干，又充满男子气的蓝广，是怎么被打成“右派”的，这多年他为何不结婚？他未来的生活目标是什么？……

两天后，蓝广又身穿西服，带一股清晨独有的新鲜气息来了。这回不用让，径直进了屋，将怀抱中的一摞乐谱放到墙角小书桌上，打量一眼